

《论语·学而》

英译选本汇校集释

以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一卷为底本

姜哲◎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论语·学而》

英译选本汇校集释

以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一卷为底本

姜哲◎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语·学而》英译选本汇校集释：以理雅各《中国经典》
第一卷为底本 / 姜哲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5203-4512-5

I. ①论… II. ①姜… III. ①儒家 ②《论语》—注释—英文
IV. ① B2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105020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史慕鸿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75

插 页 2

字 数 279千字

定 价 8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西思想对话中的“道”之为“道”

——《〈论语·学而〉英译选本汇校集释》读后

杨慧林

奉读姜哲的新著，不由想到他进站从事博士后研究之时正值“中国古代典籍英译本汇释汇校”立项，遂借殊胜因缘，蒙他参与始终。然而一旦展开工作，也许才能体会“汇释汇校”的挑战；因此又经一再限定范围，这项课题总算完成了一套五卷本的文字。姜哲《〈论语·学而〉英译选本汇校集释》之所以聚焦在“学而”一篇，并且紧扣五个相互关联的英译本，应该是力图避免取例过宽之憾。其中的见识，亦是对当年未能施展的初衷有所弥补。

姜哲读书治学，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其文献考释的“习惯”。积习成癖未尝不是学人之间的调侃，积习成功却意味着为学之人不可或缺的严谨。我还记得曾约姜哲撰文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和《中国文化研究》组织的专栏笔谈，我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及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文献出处则使用了近年出版的一个选本。这对姜哲的“习惯”而言当然万万不可，于是他认真核对了该文首刊于《学衡》的版本，并告诉我“其中的一处标点确有不同”。可见无论戏谑为“癖”还是赞誉“功”，均非虚言。后来，我据此修改了那条注释；“中国古代典籍英译本汇释汇校”的参与者大概也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因而获益颇多。如果读者能耐心追随姜哲对“学而”英译的“汇校集释”，我相信定有同感，也必有所得。

除去《论语》中英文版本的详尽考辨之外，本书从“学而”选取36个关键词，借助大量的中文文献对英文译释予以解析，并以“校释者按”作结。细读作者的行文，可知考据之间其实透露着有趣的义理，从而也启

发出进一步的思考空间。

比如关于“学而”第二章“本立而道生”的“释道”一段，姜哲不仅引述许慎、段玉裁等等，还通过苏慧廉的译文和注释，推测传教士倾向于将“道”解作“道路”（the Way, the right road）的可能意指，及其与“上帝之道”、“太初有道”和《新约·约翰福音》第14章的联系。

这一段本是耶稣安慰他的门徒：“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14:2-6）

其中“地方”、“往哪里去”、“道路”及至“真理”的逻辑和文字，与英文钦定本（KIV）几近相同：I go to prepare a place for you. And if I go to prepare a place for you, I will come again, and receive you unto myself; that where I am, there ye may be also. And whither I go ye know, and the way ye know. Thomas said unto him, Lord, we know not whither thou go; and how can we know the way? Jesus said unto him,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John 14:2-6) 由此，确实可以呼应苏慧廉以及其他传教士对《论语》之“道”的译解。

但是如果继续追究源头，当会发现更有趣的表达。希腊文的《新约》原本是如何使用这些概念，或可留给热爱考释的姜哲予以论说，不过至少在《新约》被翻译为拉丁文的武加大译本（Vulgate）之时，“我是道路、真理、生命”（Ergo sum via, veritas et vita）就已经别具深意。比如 via, veritas et vita 中三个词的头韵和尾韵，是否要为“道理”和“真理”给出天然的连接形式？与之头尾相应的 vita，是否意味着“生命”之于“我”和“你们”的贯通？进而言之，“道路、真理、生命”在中文和英文都难以彰显的相互关联、相互界定、相互成全，是否可能在拉丁文的修辞中得以暗示？

传教士的翻译活动，颇为典型地体现着语言差异中的哲思。比如与“道路、真理、生命”相似的“三位一体”句式，在《圣经》文本中甚多；

《启示录》的“今在、昔在、永在”(启 1:4, ... Grace and peace to you from him who is, who was and who is to come)便是一例。如果说“道路、真理、生命”的循环是互为论证,那么 who is, who was and who is to come 应该是使无法描述的时间得以描述。也许可以说这就是奥古斯丁说的现在、过去和未来三个时间,描述时间的却并非任何时间,而是“是”的三种时态。

借此推及巴丢(Alain Badiou)对“谓词性描述”及其“自足”性质的强调,^①进而参较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关于“神是”(Dieu est)与“我是”(je suis)的辩难,^②苏慧廉讨论的“道路、真理、生命”似乎恰恰忽略了至关重要的“我是”。对照阅读《约翰福音》和《启示录》的这两段经文,还可以提出更为“较真儿”的问题:为什么“我是”在《圣经》和合本被用作“我就是”?为什么“今在、昔在、永在”的顺序(Rev 1:4)在多个中文译本中都变为“昔在、今在、永在”(启 1:4)?此中的变化甚为微妙,却并非微不足道,正所谓“人思索存在时,存在也就进入了语言”。

总之,“关键词”之根本在于具有解释力的思想工具,而绝不仅仅是那些固化,却充满歧义的称谓。研究者的路径可能不同,落点却往往在此。这既是姜哲带给我们的思考,也是本书留给我们的课题。

① [法]阿兰·巴丢、[斯]斯拉沃热·齐泽克:《今日哲学》(Alain Badiou and Slavoj Žižek, *Philosophy in the Present*, Peter Engelmann, ed., Peter Thomas and Alberto Toscano, tra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9, p.32)。

② [法]朱利安:《回复成中英》,卓立译,见于方维规主编《思想与方法:全球化时代中西对话的可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3页。

目 录

绪 论	1
一 早期《论语》英译及译本释要	1
二 《论语》选本译者生平及著作简介	11
三 中西学术文化交汇下的“汇校集释”与“翻译研究”	20
四 版本与体例	29
 第一章 理雅各《中国经典》主要版本考辨	39
第一节 《中国经典》第一、二卷与“四书”	39
第二节 《中国经典》的排印方式	44
第三节 《中国经典》1893年“修订本”及之前的“现代本”	48
第四节 《中国经典》1960年“港大本”及之后的版本	52
 第二章 《论语》书名及“学而”篇名汇校集释	56
第一节 《论语》书名的翻译与解释	56
第二节 “学而”篇名的翻译与解释	72
 第三章 《论语·学而》第一章汇校集释	77
第一节 《论语·学而》第一章第一节	77

1.释“子”（包括“孔夫子”“夫子”“孔子”）	78
2.释“学”	90
3.释“时”	96
4.释“习”	99
5.释“说”（兼及“乐”）	106
第二节 《论语·学而》第一章第二至三节	108
6.释“朋”	108
7.释“人不知”	112
8.释“君子”	116
第四章 《论语·学而》第二至六章汇校集释	122
第一节 《论语·学而》第二章	122
9.释“孝弟”	123
10.释“本”	128
11.释“道”	133
12.释“仁”	137
第二节 《论语·学而》第三至四章	143
13.释“巧言令色”	144
14.释“忠”	150
15.释“信”	152
16.释“传”	154
第三节 《论语·学而》第五至六章	158
17.释“敬”	160
18.释“人”“民”	161
19.释“文”	166

第五章 《论语·学而》第七至十一章汇校集释	170
第一节 《论语·学而》第七章	170
20.释“贤贤易色”	172
第二节 《论语·学而》第八章	179
21.释“固”	180
22.释“主”	184
23.释“不如己”	186
24.释“慊”	189
第三节 《论语·学而》第九至十一章	191
25.释“慎终追远”	192
26.释“温”“良”“恭”“俭”“让”	197
27.释“观”	204
第六章 《论语·学而》第十二至十六章汇校集释	210
第一节 《论语·学而》第十二章	210
28.释“礼”	211
29.释“和”	215
30.释“有所不行”	218
第二节 《论语·学而》第十三至十四章	222
31.释“复”	223
32.释“敏”	232
第三节 《论语·学而》第十五至十六章	236
33.释“贫而乐”	237
34.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240
35.释“往”“来”	246
36.释“知人”	247

附录 作为“补充”的“译名”	250
一 “礼仪之争”与“译名之争”	250
二 “意义”即“补替”	254
三 作为“Classic”的“中国经典”	258
四 作为“圣经”的“Bible”	262
参考书目	266
后记	289

绪 论

一 早期《论语》英译及译本释要

就现有资料而言,《论语》最早的西文译本并非英语,而是署名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的“四书”拉丁语译本。该译本手稿现藏于意大利罗马国家图书馆伊曼努尔二世馆(Biblioteca Nazionale Vittorio Emanuele II),标题为“神父罗明坚收集的资料”(A P. Michaele Rogerio collecta),编号“Fondo Gesuiticon. 1185/3314”。手稿的第三部分即为《论语》,其标题是“*De Consideratione*”(直译为“论省察”),完成时间大概在1592年。^①而第一部在西方刊印的《论语》拉丁语译本,则是由两位佛兰芒(Flemish)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鲁日满(François Rougemont, 1624—1676)^②与奥地利耶稣会士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 1624—1684)及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 1625—1696)编译完成的,其书名为《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或以拉丁语表述中国人的智慧》(*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① 参见[意]麦克雷著,张晶晶译《〈论语〉在西方的第一个译本:罗明坚手稿翻译与研究》,《国际汉学》2016年第4期,第24页;王慧宇《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与翻译——以罗明坚〈中庸〉手稿为例》,《国际汉学》2016年第4期,第29—30页。

② 按:大陆汉语学界常称柏应理和鲁日满为比利时耶稣会士。然而,柏应理实际上生于梅赫伦(Mechelen),该城虽然现在是比利时的领土,但当时却属于受西班牙控制的尼德兰地区。鲁日满的情况也与柏应理相似,他生于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当时亦是在西班牙的控制之下,现在则属于荷兰。参见[法]梅谦立编著《中国哲学家孔夫子(1687):儒家经典的首次翻译》(Thierry Meynard S. J., ed.,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 The First Translation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2011, p.10)。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①该书 1687 年出版于法国巴黎,除《论语》之外,书中还包括《大学》和《中庸》的译文以及译者们撰写或编译的一些资料。^②次年,在阿姆斯特丹又出版了该书的法语编译本,书名为《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的道德教训》(*La Morale de Confucius, philosophe de la Chine*)。^③而 1691 年这个法语编译本的英语转译本又在英国伦敦出版,题为《孔夫子的道德教训——一位中国哲学家,他的鼎盛期在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降生前 500 多年——本书是该国知识遗产的精粹之一》(*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 Who Flourished Above Five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Coming of Our Lor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 Being One of the Most*

① [比]柏应理等译著:《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或以拉丁语表述中国人的智慧》(Philippe Couplet et al.,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 Parisiis: Apud Danielelem Horthemels, 1687)。

按:以西文对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进行翻译的历史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详情可参见[法]梅谦立著《〈孔夫子〉:最初西文翻译的儒家经典》,《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2 期,第 131—142 页;李新德著《耶稣会士对〈四书〉的翻译与阐释》,《孔子研究》2011 年第 1 期,第 98—107 页。

② 按:很多大陆汉语学界的学者都认为该书的中文书名是《西文四书直解》,笔者手里有该书的电子版,翻检几遍却并未发现这个所谓的中文书名。查找相关资料得知,这一说法似应源于法国学者费赖之(Louis Pfister, 1833—1891)所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1552—1773)》(*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在该书 1932 年法文版第 311 页确有这一表述,但未作具体说明。于是,笔者就此问题先后求教于中山大学法国学者梅谦立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学者罗莹。梅谦立在信中表示《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或以拉丁语表述中国人的智慧》一书中没有汉字,因为在当时的欧洲还无法将其使用。但是,该书的注释确实大都依据明张居正(Cham Kiu Chim, 1525—1582)的《四书直解》,至于费赖之是否看到所谓的中文书名,他也无从得知。罗莹也非常确定地表示,《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或以拉丁语表述中国人的智慧》一书,不管是现在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的手稿,还是在 Google Book 上不同图书馆所藏的印本,都没有出现过“西文四书直解”的字样。此外,她还进一步指出,费赖之的著作所本的是柏应理用拉丁文编纂的《赴华传教耶稣会士名录(圣方济各·沙勿略去世之后,或 1581 年至 1681 年间)》(*Catalogus patrum Societatis Jesu Qui Post Obitum S. Francisci Xaverii primo saeculo, sive ab anno 1581. usque ad 1681. in Imperio Sinarum Jesu-Christi fidem propagarunt*, 1686)一书,而柏应理所本的又是韩霖(1596?—1649)、张庚(1570—?)的《圣教信证》(1647),该书在“殷铎泽”的传记部分列出了他的一部著作作为《西文四书直解》(三卷)。韩、张二人作此书时,柏应理还未在巴黎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或以拉丁语表述中国人的智慧》,这说明“西文四书直解”这一标题最早可能是用于指称殷铎泽当时已经完成的一些“四书”拉丁语译文。

③ [法]路易·库赞或让·德·拉·布吕内编译:《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的道德教训》(Louis Cousin, ou Jean de La Brune, trad., *La Morale de Confucius, philosophe de la Chine*, Amsterdam: Pierre Savouret, 1688)。

Choicest Pieces of Learning Remaining of That Nation)。①

既然《孔夫子的道德教训》是一个转译本,那么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论语》英译本,则应该归于在印度传教的英国新教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1809年,马士曼在印度塞兰坡(Serampore)出版了《孔子的著作,包括原文及译文;前附有关中国语言和文字的论文》(*The Works of Confucius; Containing the Original Text, with a Translation. To Which Is Prefixed a Dissertation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haracter*)第一卷。②然而,该书虽是直接译自《论语》原文,却并非全译本;因为这一卷中只包括《论语》“学而”第一至“乡党”第十的内容,而第二卷则始终未见刊印发行。

因此,《论语》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可能要记在另一位英国新教传教士高大卫(David Collie, ?—1828)的名下。1828年,高大卫的“四书”英译本在当时为英国殖民地的马六甲(Malacca)出版,其书名为《通常被称为“四书”的中国经典著作,译文及注释》(*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 Translated, and Illustrated with Notes*)。③该书既可能是《论语》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也可能是“四书”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此外,在译本《序言》(Preface)的注释中,高大卫也提到了上述马士曼的《论语》译本。④

① 《孔夫子的道德教训——一位中国哲学家,他的鼎盛期在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降生前500多年——本书是该国知识遗产的粹精之一》(*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 Who Flourished Above Five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Coming of Our Lor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 Being One of the Most Choicest Pieces of Learning Remaining of That Nation*, London: Randal Taylor near Stationers Hall, 1691)。

按:“Confucius”实际上是对“孔夫子”的拉丁语音译,所以在柏应理等人的拉丁语译本中我们回译为“孔夫子”,在法语节译本和英语转译本中我们也沿用“孔夫子”的译法。但在本书的其他地方,“Confucius”还是被直接译为“孔子”。

② [英]马士曼译:《孔子的著作,包括原文及译文;前附有关中国语言和文字的论文》(Joshua Marshman, trans., *The Works of Confucius; Containing the Original Text, with a Translation. To Which Is Prefixed a Dissertation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haracter*. vol.I, Serampore: The Mission Press, 1809)。

③ [英]高大卫译:《通常被称为“四书”的中国经典著作,译文及注释》(David Collie, trans., *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 Translated, and Illustrated with Notes*, Malacca: The Mission Press, 1828)。

④ [英]高大卫:《序言》,见于[英]高大卫译《通常被称为“四书”的中国经典著作,译文及注释》(David Collie, “Preface,” in David Collie, trans., *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 Translated, and Illustrated with Notes*, Malacca: The Mission Press, 1828, p.iv)。

在此之后的1861年,英国著名汉学家、牛津大学首位中文教授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出版了《中国经典:附有译文、注疏、绪论及详细索引》第一卷(*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vol.I, *Containing Confucian Analects,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①该卷包括《论语》(*Confucian Analects*)、《大学》(*The Great Learning*)、《中庸》(*The Doctrine of the Mean*),与其同时出版的第二卷为《孟子》(*The Works of Mencius*),^②因此这两卷其实也构成了一部“四书”英译本。在第一卷的《序言》(*Preface*)中,理雅各对华人黄胜(Hwang Shing, 1827—1902)的协助以及湛约翰(John Chalmers, 1825—1899)^③对“主题词和专名索引”(indexes of Subjects and Proper Names)的汇编工作表示感谢。^④此后,在对《中国经典》的翻译及修订上,理雅

① [英]理雅各译:《中国经典:附有译文、注疏、绪论及详细索引》初版本/第一卷(James Legge, trans., *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vol.I, *Containing Confucian Analects,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Hong Kong: At the Author's; London: Trübner & Co., 1861)。

② [英]理雅各译:《中国经典:附有译文、注疏、绪论及详细索引》初版本/第二卷(James Legge, trans., *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vol.II, *Containing The Works of Mencius*, Hong Kong: At the Author's; London: Trübner & Co., 1861)。

③ 按:湛约翰与理雅各同为“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牧师,尤以字典编辑见长。此前,湛约翰已经出版了《初学粤音切要》(*A Chinese Phonetic Vocabulary, Containing All the Most Common Characters, with Their Sounds in the Canton Dialect*, Hong Kong: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s Press, 1855)和《英粤字典》(*An English and Cantonese Pocket-Dictionary, for the Use of Those Who Wish to Learn the Spoken Language of Canton Province*, Hong Kong: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s Press, 1859),后来又陆续出版了三卷本《康熙字典撮要》(光绪四年广东伦敦教会藏板,1878)和《汉字结构述解》(*An Account of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Under 300 Primary Forms; After the Shwuh-Wan, 100, A.D., and The Phonetic Shwuh-Wan, 1833*, London: Trübner & Co., 1882)。此外,湛约翰还于1868年翻译出版了《老子》(*The Speculations on Metaphysics, Polity and Morality, of "The Old Philosopher," Lau-tsze*, London: Trübner & Co., 1868)。

④ [英]理雅各著:《序言》,见于[英]理雅各译《中国经典:附有译文、注疏、绪论及详细索引》初版本/第一卷(James Legge, "Preface," in James Legge, trans., *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vol.I, *Containing Confucian Analects,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Hong Kong: At the Author's; London: Trübner & Co., 1861, p.xi)。

各几乎倾注了余生的全部心血，其不仅在译文上数次修改以极尽典丽考究，而且在注释的专业性与丰沛程度上也令人叹为观止！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在其之后的汉学家或中国典籍的翻译者，鲜有能望其项背者。

当然，《论语》的翻译并不会因为这一高峰而止步不前，但后来者即便无法翻越，也不可能无视这一伟大的存在。1869年，英国语言学家、汉学家、剑桥大学第一任中文教授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①也推出了他的《论语》英译本，其题名为《论语：被西方世界作为 Confucius 而知晓的孔子的言论》（*The Lun Yü: Being Utterances of Kung Tzū, Known to the Western World as Confucius*）。^②据译者本人所述，该译本于1861年1—2月在北京完成；那么，其与理雅各《中国经典》初版本第一卷的发行时间应该基本相同。而译者翻译《论语》恐怕并非为了出版，只是数年之后出于避免原稿散佚之故才少量发行。此外，威妥玛还提到他在注释中经常采用一位中国学者 K. 的观点，^③而此人在解释《论语》时主要遵从的是“汉儒”而非宋代的朱熹（1130—1200）。^④这一点确实与其之前的马士曼、高大卫、理雅各多倚重朱熹《论语集注》^⑤的做法有所不同。

① 按：威妥玛的生平与著作简介，可参见[法]考狄著《威妥玛》（Henri Cordier, “Thomas Francis Wade,” *T'oung Pao*, vol.6, no.4, 1895, pp. 407—412）。

② [英]威妥玛译：《论语：被西方世界作为 Confucius 而知晓的孔子的言论》（Thomas Francis Wade, trans., *The Lun Yü: Being Utterances of Kung Tzū, Known to the Western World as Confucius*, Hertford: Stephen Austin, 1869）。

按：笔者使用的是该文献缩微副本的打印本。缩微副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阅览室，编号为“\3468\7.1.568”。该文献的原本亦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索书号为“C\PL2997.L82\1869”。

③ 按：“K.”的真实姓名与身份尚需进一步考证，但从治学观念上看应该是反对“宋学”的清代“汉学”之士。

④ 参见[英]威妥玛《序言》，见于[英]威妥玛译《论语：被西方世界作为 Confucius 而知晓的孔子的言论》（Thomas Francis Wade, “Preface,” in Thomas Francis Wade, trans., *The Lun Yü: Being Utterances of Kung Tzū, Known to the Western World as Confucius*, Hertford: Stephen Austin, 1869）。

按：上述威妥玛关于译本情况的介绍存于译本正文之前，但并未标以“Preface”之名，此名为笔者所加。

⑤ 按：朱熹的《论语集注》为单行本，后世将其与《大学章句》、《孟子集注》和《中庸章句》并称为《四书章句集注》，亦称《四书章句》或《四书集注》。关于《四书章句集注》之名，可参见李致忠著《小议〈四书章句集注〉》，《文献》2010年第2期，第8—9页。

一位默默无闻的英国新教传教士詹宁斯(William Jennings, 1847—1927)于1895年在伦敦出版了《论语:附有注释及导言的译本》(*The Confucian Analects: A Translation, with Annotations and an Introduction*)一书。^①詹宁斯的这部《论语》英译本被收入“约翰·卢布克爵士百部丛书”(Sir John Lubbock's Hundred Books),^②该丛书广泛收录了东西方宗教、哲学、文学等方面的经典著作,且在时间跨度上也较大。在“翻译说明”(Note on the Translation)中,詹宁斯虽然向理雅各在《中国经典》中所做的工作致以敬意,但同时也指出他的译文与理雅各多有分歧,有时甚至也不同于标准的中文注疏。^③至于究竟何为《论语》之标准的中文注疏,詹宁斯并未明言,但恐怕亦多指朱熹的《论语集注》,也许还包括《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注疏》。

19世纪最后一部《论语》英译本1898年出版于上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作者为曾在西方接受过教育的中国学者辜鸿铭(Ku Hung-ming, 1857—1928)。该书的完整标题为《论语:新颖而别致的译本,以引用歌德和其他作家来进行阐释》(*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④标题页上也确实引用了《浮士德》(*Faust: Eine Tragödie*)第一部中的一句名言:“繁华易逝,惟真长存(Was glänzt, ist für den Augenblick geboren; Das Echte bleibt der Nachwelt unverloren)。”^⑤而这“长存”之“真”,想必亦是指

① [英]詹宁斯译:《论语:附有注释及导言的译本》(William Jennings, trans., *The Confucian Analects: A Translation, with Annotations and an Introduction*,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1895)。

② 约翰·卢布克(John Lubbock, 1834—1913),英国银行家、政治家、博物学家。

按:“约翰·卢布克爵士百部丛书”的具体书单,可参见[英]约翰·卢布克著《生活之趣》(John Lubbock, *The Pleasures of Lif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13, pp.50—53)。

③ [英]詹宁斯:《翻译说明》,见于[英]詹宁斯译《论语:附有注释及导言的译本》(William Jennings, “Note on the Translation,” in William Jennings, trans., *The Confucian Analects: A Translation, with Annotations and an Introduction*,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1895, p.36)。

④ 辜鸿铭译:《论语:新颖而别致的译本,以引用歌德和其他作家来进行阐释》(Ku Hung-ming, trans.,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898)。

⑤ [德]歌德:《浮士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Faust: Eine Tragödie*, Erster Theil, New York: Leypoldt & Holt, 1870, p.6)。

其所翻译的《论语》。不过，终究为中国学者的辜鸿铭，却与“传教士－学者”理雅各突显《论语》经解的厚重历史不同，其在翻译中国古代典籍时极欲卸去传统注疏的“重负”，而“轻巧”地以西方文学、哲学、宗教之片言只语相“附丽”。所以，当我们再来检视辜鸿铭在译本《序言》(Preface)中对理雅各的批评时，^①心头不禁会有一般别样的滋味。

当时间进入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又有三部《论语》英译本问世。1907年，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之子翟林奈(Lionel Giles, 1875—1958)在伦敦出版了《孔子的言论：〈论语〉精华新译》(*The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Confucian Analects*)。^②该书被列入“东方智慧丛书”(The Wisdom of the East Series)，由英国汉学家艾尔弗雷德·朗斯洛特·克兰默－宾(Launcelot Alfred Cranmer-Byng, 1872—1945)^③和印度裔医学博士沙普尔吉·阿斯帕尼阿尔吉·卡帕迪亚(Shapurji Aspaniarji Kapadia, 1857—1941)^④共同担任主编。在《编者按》(Editorial Note)中，二人指出编辑这部丛书的目的是要以一种谦卑的方式达成东方和西方的亲善与理解。^⑤至于翟林奈的译本，不仅没有全部翻译(约占《论语》所有篇章的三分之二)，而且还打乱了《论语》二十篇的原有顺序，按八个主题重新进行了编排。这八个主题依次为：为政(Government and Public

① 参见辜鸿铭《序言》，见于辜鸿铭译《论语：新颖而别致的译本，以引用歌德和其他作家来进行阐释》(Ku Hung-ming, "Preface," in Ku Hung-ming, trans.,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898, pp.vii-viii)。

② [英]翟林奈译：《孔子的言论：〈论语〉精华新译》(Lionel Giles, trans., *The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Confucian Analects*, London: John Murray, 1907)。

③ 按：克兰默－宾翻译了这套丛书中包括《诗经》(*Book of Odes*, 1905)在内的很多中国古代诗歌。

④ 按：卡帕迪亚编译了这套丛书中的《琐罗亚德斯的教训与拜火教哲学》(*The Teachings of Zoroaster and the Philosophy of the Parsi Religion*, 1905)。

⑤ [英]克兰默－宾、卡帕迪亚：《编者按》，见于[英]翟林奈译《孔子的言论：〈论语〉精华新译》(L. Cranmer-Byng and S. A. Kapadia, "Editorial Note," in Lionel Giles, trans., *The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Confucian Analects*, London: John Murray, 1907, p.6)。